

学者的使命

——赞美费希特“大丈夫的思想方式”

周 宁

导师们必将永放光芒，如同上天的光辉。他们
为众生指明正义，犹如那永恒不落的星辰。

——费希特墓志铭（取自《旧
约·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

学者是有使命的。1794年5-6月间，在耶拿大学，费希特连续做了五场关于学者使命的演讲。寒假期间，正是这五篇演讲中那种“大丈夫的思想方式”、“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给我带来了2009年的春天。

—

学者是有使命的。像我们这些在大学当教授，从事研究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学者。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感觉懊悔与悲伤。

真正的学者是那些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接受时代教养训练有素的、为真理与道义负责的人。费希特论证学者使命的哲学方式，从一开始就让人震撼。要明白学者的使命，必须明白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因为学者首先是社会的人；要明白社会的人的使命，首先应该明确自在的人的使命，那个被设想的、绝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是全部思考的前提。

首先是人的使命。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本身就是目的。“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存在”。自在的人最终和最高的使命是自我，使一切无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实现“绝对自相统一，始终自相同一，完全自相一致”。人的使命是无限的，因为人的使命是实现最终的完善，而最终的完善又是无限的。人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绝对自由的目标；人必须永远努力，无限接近那个目标。

这是哲学家讨论问题的方式，在思想上慎终追远。所有问题的起点都是“人论”，没有“人”的前提，所有关于人、关于人的世界与历史、关于生存的意义与方式的思考，都是没有根据的。有人可能不以为然，以为这样讨论问题故弄玄虚。当然了，目光短浅的人，看不到高远，自然感觉玄虚，或者眩晕。在我们可怜的大脑中，往往是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就是没有人的概念。我相信我在这里说“我们”，真可以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和国家的一大批“学者”。

思想的出身必须高远，这样才能高贵，有尊严。费希特说，真正的学者必须意识到“神圣的理念”。这个“神圣的理念”是什么呢？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是伟大的历史意志与个体生存的意义？莫名其妙的人可能会问，什么是神圣的理念呢？费希特反问，从未意识到神圣理念的人，又怎能告诉他什么是神圣的理念呢？如果内心没有神圣，尚未意识到神圣的理念，唯一的办法是虚心，“现在从头开始认识它”，“在它最初提供给你的名称下认识它”。

人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从人的使命的高度讨论学者的使命，一开始就让人感觉肃穆崇敬甚至神圣。学者有了人的出身，自然也就获得了人的尊严与使命感，并因此而智慧、高贵、勇敢。有人回忆起费希特的讲座情景，讲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人，费希特仔细擦着讲台上的两盏灯，沉默了足足有十分钟，然后开讲：此前人们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从创世纪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到康德，现在……台下出现一阵嘘声，人们咳嗽、顿足。费希特停下来，再次擦那两盏灯，直到噪音消失，然后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一直以为我在面对人演讲，难道我错了？人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意愿，动物则不同，他们顿足、咆哮，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做出狂乱的举动。台下鸦雀无声，然后他继续说，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还将生活在黑暗中……

学者的使命来自人的使命，人的使命来自成为自我的使命。那个绝对自我是最有尊严、丝毫不可冒犯的。人们批判费希特绝对自我的唯心主义色彩。我不在乎。我不在哲学系谋生，不关心所谓“哲学的正确”。我可以放肆地说，我真心拥护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给人自由和尊严，赋予思想强力。费希特在《知识学第一导论》中说：“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哲学体系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放下或拿起的一种死板工具，而是由掌握这种体系的人的灵魂赋予生命的。一个天性软弱的人，或者一个被精神奴役、玄学侈谈与虚荣自负弄得意志衰退和性格扭曲的人，将永远达不到唯心论的高度。”

二

真正的学者自觉到学者的使命，真诚、高贵、智慧。费希特分三段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社会的人的使命、学者的使命，第二段是学者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

何谓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费希特假定社会是“理性存在者的相互关系”。理性存在者不仅要在自身，也要在自身之外，实现理性概念。当然，这自身之外，包括其他理性存在者和无理性的东西。理性存在者与理性存在者的关系

（德）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0页。

是社会关系，与无理性的物体世界的关系，是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的本质是自由，自然关系的本质是奴役。

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自由规定着“理性存在者的相互关系”。人可以驾驭物体，使它为自己服务；但决不可以驾驭人，将人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因为人与人是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人可以利用无理性的东西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却不可利用理性存在者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甚至不可利用理性存在者作为达到理性存在者自身的手段；他不可像对待无机物质或动物那样，对他们施加影响，以至不顾他们的自由，而知识利用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理性存在者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成为有美德的、聪明的或幸福的。”奴役他人的人自身也是奴隶，因为他也有一个奴隶的灵魂。

社会的人的本质是实现自由。理性存在者必须通过理性存在者认同自身。“人是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自由只是社会关系的积极特征，不是社会的目的，社会的目的是完善，“同社会的所有成员完全一致和同心同德”，社会所有成员像认同自身那样认同他人，在自由的原则下理性存在者与理性存在者完全等同，“成为唯一的统一体”、“唯一的主体”。当然，这种所有个体实现完全一致的完善境界是人类努力的高远的目标，人永远不可能实现也永远不能停止努力。

自由实现的境界是完善。最终最高的完善是无限的，人的努力也是无限的，这就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这种使命是令人激动的。“被精神奴役、玄学侈谈与虚荣自负弄得意志衰退和性格扭曲的人”，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使命，更不必说为此激动了。大时代的学者，有大时代的胸怀，写文章当教授、剽窃他人哄骗学生的人，自然不可以与之语。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大概是这个道理。学者的志向怎么可能如此宏阔高远呢我感到惭愧。

费希特是自觉到学者使命的人，自由社会的美好愿景让他激动。在伟大的共同体中，生命永不止息的努力，个体之间相互自由给予、相互自由获取，整个社会以自由为总发条，创造美妙的和谐。没有比这更崇高的思想了。人类社会各阶层都应该为此努力。社会中个人尽管天资不同、社会冲动各异，但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发展，有义务为社会服务。社会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条件，我们必须报答。“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

这里有必要提醒人们：费希特所说的社会，绝对不同于国家。社会是理性

(德) 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4页。
(德) 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5页。

存在者为达到最终最高的完善相互之间构建的自由关系，而国家，则是一种暴力工具，是人们向最终完善努力的历史过程中被迫选择的手段，“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这一点似乎很重要，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尽管是常识，我们还是经常混淆不清，把为社会服务当作为国家服务，把国家当目的，为社会服务成为为国家服务的手段。仔细想想这其中的道理吧！

学者作为自在的人的使命是自我，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是自由。费希特始终在历史的意义和个体生存的意义维度上思考学者的使命。启蒙哲学家赋予世俗历史以神圣的道义，同时在此世俗历史框架内建构个体生存的意义。费希特讨论学者的使命，也是这个思路。历史体现为至善实现的过程，人的自觉是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担当：“我是那伟大链条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这个链条从第一个人的发展开始，到达对他的现实存在的充分意识，以至最后进入永恒状态；所有历来伟大、英明和高尚的人们，那些在世界史记述中我们看到其名字的人类恩人，那许许多多留下了功绩而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他们都为我工作过，我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我在他们居住过的大地上，踏着他们传播天福的足迹。迈步向前——当我们对自己这样说时，就会提高对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力量的感受。”

三

费希特在个体生存的历史意义上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论述，是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的。我一直以为历史需要乌托邦，它热情地为人的生活应许自由与幸福，至少可以使人高尚、充满激情。费希特的系列演讲，打动我的不是他的理论，而是那种源自乌托邦冲动或伟大理想的“雄辩的激情”。这种激情，不论在我们的学术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都已经久违了。

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论述，寄托着启蒙哲人的宏大理想。真正的学者是知识上深刻博大、道德上纯洁勇敢的人。他们自觉到作为自在的人与社会的人的神圣使命，并明智勇敢地担当。我知道费希特讨论的是一种理想境界，问题不是个体学者达到这种境界，而是自觉到这种境界并向这种境界努力。目前中国学界反思学者的堕落，并试图从学术体制上寻找原因。我以为学者的知识与道德境界以及塑造这种境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更值得注意。

首先是学者使命的自觉。一位富于使命感、从自己从事的事业中获得高尚感和自尊的人，自然会自觉自律。学者的品行是内在决定，而不是外在规范的：“只有在狭隘的意义上和从低级的观点看，这种认为人是通过规矩造成的、并且

（德）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1页。
（德）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5-126页。

会按照规矩塑造自己的看法才是真实的；相反地，从我们想在这里采取的绝对真理的最高观点来看，在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里应当表现出来的东西必定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并且必定构成人的本质、存在和生命本身；而在人的内部存在的东西必然也在人的外部表露出来，体现于人的一切思想、意愿和行动之中，变成他不可更改的品德。”

重读费希特的激情文字，可以引导我们反思中国目前卑鄙的学术丑闻。针对这些丑闻，普遍的反应是指责多于反思；对体制的反思多于对思想的反思。我的天真的想法是，如果学者心灵自由，存有那种宏阔高远的使命感，真诚、高贵智慧，他可能那样下作吗？当然了，那需要学者具有自由心灵，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有学者的真诚、高贵、智慧？“被精神奴役、玄学侈谈与虚荣自负弄得意志衰退和性格扭曲的人”，自身没有尊严感与高贵感，怎能要求他不如此下作并继续如此下作呢？自由才能自尊，自尊才能自律。自由自尊自律的人，原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行不道德的事，而被奴役、屈辱、压制而扭曲的卑贱的奴才，原则是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大行不义，制度的规范永远跟不上作恶的想象与技法。

我们经常讨论所谓学术“失范”，这种思考有意无意间避重就轻、舍本逐末，区别在于有意间属于伪善，无意间是愚蠢。真正的学者还需要外在的道德规范吗？如果你对真正的学者说，不能剽窃，剽窃必将受到惩罚，那是对奴隶的教训，侮辱了以自我自由为担当的学者。学者的品德来自于高贵的使命意识，来自于关于人的本质的崇高理解。他说：“真正学者的品德，从最高的立场看，实际上只是可以描述的，而决不是可以规定或指令的……真正学者的这种表现于外的品德是以存在于他的本质之内的、完全独立于并先于所有外在表现的内在东西为依据的，并且是由这种内在的本质必然引起和不可改变地决定了的。因此，我们想描述学者的品德，就必须首先说明他的本质；从后者的概念就可以完备地推导出前者，即学者的品德。”

学者品德的堕落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并非体制可以克服，甚至规范学术道德的体制本身，也是败坏学术道德的。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是由一套奖惩制度构成的，该体制缺乏对学者的自由与尊严、学术的基本规律的尊重。这与管理体制的动机预设相关，它假设学者都是理性不成熟、道德不努力、无法自律的人，所以要严加管理。而管理越严，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当管理体制自身出现不合理处，学术腐败就越发肆虐。不合理只能制造不合理。学者怀疑体制的合理性，但又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拒绝体制与体制的利益诱惑；体制抹杀学者的自由与尊严，管理的强制意愿永远也跟不上抗拒与逃避管理的奴隶的狡计。

（德）费希特：《关于学者的本质及其在自由领域的表现》，《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87页。

（德）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88页。

如果学者具有学者的自由与尊严、高贵的使命感，所有的学术管理与考核制度都是多余的；如果学者自身堕落，什么样的管理体制，都会陷入防不胜防的困境。如果学术管理体制真正尊重学术本身并理解学术的意义与规律，那就应该停止那些漠视学术与学者尊严的管理条例。学术是创造性的自由的精神活动，奴役是不能产生自由与创造的。拯救学术堕落，彻底的方式是学者使命的自觉与制度对学术自由与尊严的充分承认。目前高校曾出不穷的所谓学术规范管理条例不是学术品德的标志，而是学术堕落的标志。

精神自觉的唯一方式是思想自由与发表自由。孟德斯鸠说过，生活在专制恐惧中的人，没有道德可言。虚伪的学术环境，一方面默许学术是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下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设置种种禁忌与陷阱。制度本身就没有认可学者思想的权利，却又同时伪善地要求学者思想，于是，学者就开始伪装思想。奴役侵蚀学者的灵魂，也塑造了相关的体制。懦弱、虚伪、贪婪、纵欲、麻木、无耻，所有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是半个多世纪生活在威逼利诱的邪恶历史中的结果。我们还能要求他们或我们什么？威逼使人懦弱虚伪，利诱使人贪婪狡诈。学者的堕落是可耻的，但关键不是不负责任地指责学者的堕落，而是分析学者堕落的社会与思想原因。

真正的问题是思想的奴役，谁能期望奴隶的灵魂可能产生道德？

四

费希特是思想领域里所有时代所有人类的男人。他将激情与坚定结合起来，思想深刻意志强悍。读费希特的演讲，让我同时感到震撼与屈辱。震撼来自那种启蒙的激情，而屈辱，则因为自身的麻木与堕落。费希特的激情来自心灵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当年讲演的现场，青年学生被一种巨大崇高的激情鼓动着，经历自由思想的洗礼。费希特1894年5月到耶拿大学，这五场讲座在他到校不久，5月23日到6月27日举行。讲堂内外挤满了人，有一次不得不临时更换一个更大的讲堂。那天正下着大雨，500多听众跟着费希特，步行到另一个讲堂，浩浩荡荡见过那种景象的人，终生难忘。思想可以是令人激动的。真正的学者应该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承担的自由使命，这样可以“提高对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力量的感受”。

“学者”堕落最深远的原因，在于内心缺乏那种自由的神圣和崇高，从未认真对待自己作为学者的使命。重读《论学者的使命》，希望能“提高对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力量的感受”。我们久已感觉不到自己的尊严与力量了。萎靡猥亵的生活，正使我们的精神变成一摊烂泥。无限怀念启蒙时代“大丈夫的思想方

式”，无比羡慕他们精神的高贵与勇敢。究竟是在哪个历史的岔路口，我们跟启蒙思想分手了呢？中国目前的知识状况，身处前启蒙时代的精神蒙昧中，却一知半解地追风玩弄后启蒙时代的解构思想。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之类的学说，正剥离西方的启蒙语境，为奴役思想辩护，最新锐的学者成为最古旧的暴政的帮凶。我生活在封闭的小岛上，不了解当前国际学术大势，依旧眷恋启蒙思想，写这类不合时宜不伦不类的纪念文字。

知识形式与学者的品德也是相关的。我们这些惯于用后现代主义形式理论为自己的前现代的奴役灵魂解嘲的“学者”，最缺乏的就是那种“雄辩的激情”。我们一方面沉迷于市民生活的私性幸福，满足于感官享受，另一方面又用貌似高深实则一知半解的后现代“学术话语”，掩盖其犬儒主义的懦弱无聊的灵魂。西方现代思想从基督教的神义历史观中拯救出启蒙哲学的人义历史观，为现代性奠基。后现代思想警觉到启蒙思想的虚无主义危险，开始解构现代启蒙哲学的宏大叙事。我们这些没有“思想主权”的软体动物，在学术上盲目追风，从现代匆忙奔向后现代，根本没有西方的问题，却跟着乱谈西方的主义。我们的学者认真反省过中国现代百年思想的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吗？思考过中国现代思想的问题与中国现代命运有什么关系吗？我越来越厌恶中国学界那些后现代主义一知半解的理论饶舌，这种饶舌可以制造一批又一批愚蠢贪婪的教授，却无法产生真正的学术与思想。在一个前启蒙的社会里，真诚勇敢的思想应该回到启蒙。

启蒙学者是那些站在高处的人，他们看到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天赋的人们，像牲畜那样匍匐在尘埃中。费希特的演讲有风暴般的力量，他讲到卢梭，列举了卢梭看到的人的堕落与学者的堕落，他所声讨的10种罪状，似乎就在我们身边，而不仅是当年启蒙前夜的德国。为了与大家共享，请允许我分段引用原文：

他登上了惊人的高度，看到了每一个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东西的人都能看到的事物——不知道自己的高度尊严和天赋的人们，像牲畜那样匍匐在大地上，被禁锢在尘土中；

他看到了他们的欢乐和苦难，看到了他们的整个命运，这命运取决于他们的低级感性生活的满足，而这种低级感性生活的需求每满足一次，都会达到令人痛苦的程度；

他看到了他们在满足这种低级感性生活时，如何既不重视正义，也不重视非正义，既不重视神圣的东西，也不重视渎神的东西，他们如

何随时准备为最初的奇想而牺牲整个人类；

他看到了他们怎样终于丧失了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任何理解，又怎样把贤明变成谋取自己利益的狡计，把职责变成他们的贪婪的满足；

他终于看到了他们怎样在这个屈辱之中寻找自己的高尚，在这个羞耻之中寻找自己的光荣，他们怎样轻视那些不像他们那样贤明、那样有美德的人；

他看到了大概最后在德国也可以看到的景象，即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怎样沦为自甘堕落的奴隶，本来应当对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怎样谨小慎微地听命于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的指使；

他听到了他们在他们的研究方向上怎样提出问题，他们的问题不是这是真实的吗？这会造成善良与高尚吗？而是人们会乐于听取吗？不是人类是否会由此获得什么好处？而是我是否会由此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得到多少金钱，或者得到哪个亲王的赏识，或者得到哪个美女的微笑？

他看到了他们怎样把这种思维方式变为自己的光荣，他看到了他们对愚钝的人抱怜悯的态度，耸耸肩膀，而愚钝的人却不像他们那样会猜揣时代精神；

他看到了才干、艺术 and 知识联合起来服务于一个倒霉的目的——迫使那种因寻求种种欢乐而被弄得精疲力竭的神经再享受一次更美妙的欢乐，或者服务于一个卑陋的目的——宽恕人类的败坏，替人类的败坏辩护，把这奉为德行，为此横扫一切障碍；

最后，他看到，并且凭他那不愉快的亲身经验了解到，那些没有尊严的人堕落得很深，以致对于还可能有什么真理，他们丧失了最后一点预感能力，他们甚至连想一想这些事情的原因都完全无能为力，他们也丧失了最后一点羞耻心理，而当人们再向他们大喝一声，提出这类要求时，他们却说，够了，这不是真实的，而我们也不希望它是真实的，因为在这方面什么好处了捞不到。

我感到震惊，这些话似乎就是说给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学者”们听的。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费希特同情卢梭，他看到罪恶，却没看见逃脱罪恶的出路，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引导人们。真正的学者应该对这个堕落的世界负责卢梭的痛苦是天真的，“啊，永恒的天意，你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的人们之中？

（德）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9-140页。

或者说，就算我应该生在和他们这些人之中，为什么你赐予我这种感觉和这种对于某类更好、更高的东西的预感？为什么你把我弄得同他们不一样？为什么你不把我造成像他们那样卑陋的人？要不然，我就可以满足于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

五

“你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的人们之中？”学术腐败是思想奴役的结果。没有自由就没有纯洁。真希望自己生在那些年那些人中，有幸坐在费希特的台下，让屏息的激动与轰鸣的掌声淹没自己。那个时代在耶拿大学读书，可以听费希特讲哲学，席勒讲历史，施莱格尔讲文学，不久，谢林、黑格尔也来到这所校园。那时那里的学生是幸福的。大师在他们心灵中播种思想与自由的种子，而不是像我们，把发霉的教条的谷壳阴险地植入幼稚的头脑，让青年们患上终生精神瘫痪症。在这个失魂落魄的时代，我感觉自己像垂死的病人，在伟人的思想与话语中发现了强心剂，但似乎已经没有能力使用让自己振奋了。

学者是有使命的，费希特继续他的演讲。学者的使命首先是知识，继承知识与传授知识，这是一个体面高尚的职业。学者必须了解人的冲动和需求，全面把握人的本质，这是第一类知识；了解了人类的天资与需求，还必须提供发展和满足这种天资和需求的科学，否则便是对人不负责任。关于人的本性的知识是根据纯粹理性提出的，因而是哲学的；关于人如何发展或实现人的天资与需求的知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是历史哲学的。还有第三类知识，那就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判断，这是纯粹历史的。掌握了这三种知识并献身于此的人，就是所谓的学者。

费希特心目中的学者，主要是指人文知识分子，世俗历史意志的实现者。他们的使命不仅是知识的，还包括实践，他必须“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费希特是位行动哲学家，在论述人的使命时他说过：“‘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我一全神贯注片刻，注意我自己，这声音便在我灵魂深处强烈回响起来。‘你在这里生存，不是为了对你自己作无聊的冥想，或为了对虔诚感作深刻的思考——不，你在这里生存，使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

学者因其所担当的使命而高尚，必应得到社会的尊重。费希特是认真的。他不仅鲜明地表达自由的真理，而且，随时准备为此献身。他著文指出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误解，明确提出向封建君主索回被他们压制的思想自由，毫不妥协地

（德）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0页。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8页。

在自己的演讲中宣传自我与自由的意义，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向社会与国家索要学者应得的尊重。他被推举为柏林大学校长，立即向普鲁士当局提出要求：他应该享有“阁下”这一尊贵的称号，这个称号不能只属于贵族，还应该给学者，这关系到大学的尊严。

学者的尊严来自于他们的神圣的使命，来自于他们在履行自己的使命时表现出的知识与道德上的优越；他们在知识与道德上的优越，来自于他们知识上的博大精深和道德上的精进勇敢。“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

幸运的是，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时代那所大学，坐在费希特的台下；不幸的是，费希特复生在我们的讲堂里，他那高亢的演说，让在座者感觉到疯狂。我们似乎已经难以理解、甚至不可容忍那种理想与热情。就像费希特所说的：“一个失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

费希特讲学者的使命，是希望传播一种“大丈夫的思想方式”与“大丈夫的道德风范”，使人不致于麻木，始终在心灵中保持一种激情，保持“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我以为这种精神状态，是一种信念的状态。人活着是应该有信念的，这是生活的力量的来源与个人尊严的保证。目前的问题不是我们信仰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信仰，我们还有没有信仰的能力？信仰宗教是信仰，信仰启蒙哲学，也是信仰，而我们的问题是，精神萎顿，没有信仰也没有信仰的能力。活着的肉体被欲望与恐惧追逐，无处葬身，死的灵魂虚无缥缈，无所寄托这种精神状态，不仅可耻，也很可悲。

人的自我是存在的前提，自由是不可让渡的权利，而使命，让人高贵，有不可冒犯的尊严。学术规范的根源是学者使命的自觉。反思学术腐败，应该从反思人、人的自我与自由、人的使命开始。在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里，如何自我拯救我想象费希特演讲中坚定的目光，聆听费希特关于人的使命的自白，谦逊、自信充满希望：“但愿我有福气得到一个时刻，那时我下定了决心，思考我自己和

(德) 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5页。
(德) 费希特：《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梁志学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6页。

我的使命。我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知道我能知道的事情，我决不对我不能知道的事情操心。我得到了满足；我的精神的完全和谐与清明状态开始了，我的精神的一种新的、更加壮丽的存在开始了。”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8页。